

西洋通俗演義



新式標點 西洋通俗演義 卷四

第七十六回 關元帥禪師敘舊 金碧峯禪師鬥變

古往今來歷戰場，再推義勇武安王；天教面赤心猶赤，人道鬚長義更長。夜靜青龍刀偃月，秋高赤兔獨飛霜。禪師若不施奸計，險把妖身機血亡。

却說關爺道：『就是這個嘴上的病，就在這裏討個分曉。』城隍菩薩不解其意：『那和尚是一口長素，沒有甚麼嘴上的病。』關爺好惱又好笑，說道：『不是嘴上的病。我且說一個你聽着。這如今萬歲爺珍饈百味，獨不是嘴上的病？朝中文武百官，爾俸爾祿，獨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士子斷盡畫粥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農夫五月新穀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工人餽廩稱事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商人飢殍渴飲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富翁日食萬錢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窮三旬九食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算食豆羹，得之則生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算食豆羹，不得則死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還有一等壓酒肉，而後歡天喜地的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還有一等闍黎飯後撞鐘，嘴場鼻歪的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比方我如今在中國春秋祭祀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比方你如今在這木骨都東國，要求人祭祀，這不是嘴上的病？關爺城隍菩薩，你聲道：『不敢不敢！』小神並不敢要求祭祀。』關爺道：『也不管你這許多閑事。你只去取過一片豬肉來，就是。』城隍道：『却没有豬肉。』關爺即時叫過土地老兒來，分付道：『你去取過一片豬肉來。』土地道：『沒有豬肉。要豆腐小神就有。』關爺道：『怎麼要豆腐？你就有。』土地道：『小神這個地方上的人，都有些眼淺。看見城隍菩薩位尊祿厚，都就敬他。看見小神位卑祿薄，却都就輕慢小神。大凡猪首三牲，都是城隍的豆腐，就是小神的。故此要豆腐，小神就有。』關爺就翻過臉來，叫聲道：『城隍，你還說不要求人的祭祀，本

麼你就娶豬首土地老兒只是豆腐。」城隍菩薩看見關爺翻過臉來，嚇得只是抖抖的戰。正叫做城隍誠恐連忙的磕上兩個頭，說道：「小神有罪，伏望關爺寬恕。」關爺道：「也罷，我饒你這一次，你去將功贖罪如何？」城隍道：「但憑關爺分付。」小神湯火不辭，去幹場功來就是。」關爺道：「你去取一片豬肉，悄悄的走到那個和尚身邊，看他飛鏢在那裏，把他裏面畫的鬼頭嘴上，豬肉一塗，雄鏢上塗一下，雌鏢上張張嘴都要塗一塗，不在乎多。只要塗得到，塗到之時，他却有一聲响，你就輕輕的說道：『嘴上病。』他自然會住。」城隍道：「怎得個空隙兒去下他手？」關爺道：「我和他講話之時，他便不着意提防，你可就中取事。」城隍道：「小神理會得。」關爺請行罷。」關爺又一幫雲起，喝聲道：「賊禿奴，你是那一個教門？一邊口裏念佛一邊手裏殺人。」飛鏢禪師看見關爺，以禮問他，他却也以禮答應，說道：「非貧僧敢殺人，只是這一國軍民困苦，貧僧特來救拔他們。」剛說到這兩句話，還不會了。那兩扇飛鏢，已自是豬肉塗污了個鬼嘴，一聲响，城隍道：「嘴上病。」恰好的就住了聲。城隍菩薩溜過一邊，關爺即時怒發雷霆，威傾神鬼，鳳眼圓睜，鬚眉直豎，喝上一聲：「那裏走？」一張偃月刀，照頭就是一下。那飛鏢禪師還把當先前三位天神，不慌不忙，掀起一扇雌鏢來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曉得那扇雌鏢，就是吊了魂的，掀也掀不起，變也變不成。禪師看見這扇雌鏢變不來，連忙又掀起那扇雄鏢，那曉得那扇雄鏢，就是吃醉了酒的，遊蕩蕩，慢慢常常，很飛也不過三尺之遠。兩扇飛鏢都不濟事，關爺的刀又是來得凶。禪師沒奈何，只得轉身而走。關爺趕上前去，還不殺他，調轉個刀，把照着背心窩裏一點，點着他在地上，叫聲周倉，捉將他來。那周倉又是個甚麼主兒，一手捉將過來，早已捉吊了三分魂，不見了七分魄。關爺道：「捉去交與天師。」好個飛鏢禪師，看見勢頭不好，就扯出一個謊來，連聲叫道：「關爺，關爺，我是你一個大恩人，你就不認得我了。」關爺是個義重如山的人，聽知道是個大恩人，心上到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你是那個？怎麼是我的大恩人？」禪師道：

「山上的人？」禪師道：「我是汜水關鎮國寺裏的長老。你就忘記了麼？」關爺道：「終不然你是那普靜長老？」禪師道：「普靜長老，是貧僧。我便曾救了你那一場火難，豈可今日你就反害於我麼？」關爺道：「你既是普靜長老，經今多少年代，你怎麼還在這裏？」禪師道：「我利嘴，反問說道：『我和你同時，經今多少年代，你怎麼還在這裏？』」關爺道：「我聰明正直爲神，故此還在。」禪師道：「我也是聰明正直爲人，故此也還在。」關爺道：「你怎麼不在中國，走到這個夷狄之邦來？」禪師道：「關爺，你豈不聞言忠信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貧僧只要修真煉性，管他甚麼夷狄之邦。」關爺被他這幾句話，打動了心，只說是真。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却怎麼處？」拿將你去，你又是一個恩人，不拿將你去，天師道令敢有違。」禪師道：「昔日華容道上，怎麼不怕軍師的軍令？」關爺道：「又吃他這一句，撞得噤口無言。」只是周倉說道：「終是私恩，怎麼廢得公義？」還是拿他去。」禪師曉得關爺恩義極重，決不下手。他就把句話來，打發周倉。狠聲說道：「是周倉，當原日華容道上，你怎麼不去拿下曹公？你將軍何厚於曹公，而何薄於我普靜？」公不過只是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上馬一錠金，下馬一錠銀，却只是些口腹財帛而已。我貧僧救了你那一場火災，保全了甘糜二夫人。自此之後，功成名立，全了自家君臣之義。二夫人永侍玄德公，全了主公夫婦之德。古城聚會，又全了三兄弟之情。這如今萬世之下，那一個不說到過五關斬六將，掀天揭地的好大丈夫？若不是貧僧之時，只好過得兩個關。我只第三關上，却是有些難處，不免做了燼燬之末。就到如今，爲個神也有些烏焦巴弓。貧僧這個恩，比曹公的恩，還是那一個的大？曹公可以饒得，我貧僧可以饒得麼？饒了曹公，還要軍師面前去受死。這如今饒了貧僧，可以自由麼？況兼貧僧還與關爺爺有個桑梓之情，美不美？鄉中水，親不親？故鄉人。關爺爺，你還是放我不放我？」只這一席長篇，把個關爺爺說得心腸都是碎的。生怕負了他當日的大恩，連聲道：「知恩不報非君子，你去罷。我決定放你。」飛鏃得了這一句話，一躍而起，正叫做是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關爺爺回復了天師，說道：「那個和尚自今以後，若不爲害。」

饒了他罷。」一駕雲頭，轉回天上去。了。天師道：「怎麼關元帥說出這兩句話來？」細問左右，方才曉得敍恩故這一段情由。天師道：「偏聽成奸，獨任成亂，古語不虛。恨一聲賊秃奴，這等一張利嘴。若不是天色已晚，我還有個妙計，到底要拿住他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和尚都是貧僧釋門中的弟子，待貧僧明日出去，勸解他一番罷。」却說飛鉞禪師，過了那一張利嘴，哄脫了關元帥，不勝之喜，回到飛龍寺裏。尊者道：「師父的飛鉞，怎麼今日不靈驗？」禪師道：「正是，不知有個甚緣故。」尊者道：「拿來看一看何如？」禪師一手拿出一扇飛鉞來，仔細打一看，只見飛鉞裏面，畫得有些鬼嘴。那些鬼嘴上一概塗得是油。禪師道：「原來是那個把些猪油，灑污了我的飛鉞。故此飛不起，變不來，可惡！可惡！」尊者道：「這是那個？」禪師道：「不是別人，今日只是城隍菩薩，在我身邊，想就是他，快去請過城隍菩薩來。」那裏去請個城隍？原來城隍菩薩，怕飛鉞禪師計較他，已自放起火，燒了殿宇，脫身去了。禪師也不奈何他，只得含忍着他，取出兩扇飛鉞，重新煉一番魔，重新收一番煞，收拾得停停當當，又帶着尊者，走出城來。一出城來，只見船頭上，走下一個和尚，隻身獨自，一手一個鉢盂，一手一根禪杖。飛鉞禪師說道：「來者莫非就是那甚麼國師麼？」尊者道：「正是他哩。」禪師曉得是個國師，生怕他先動手，連忙的撒起那扇飛鉞來，喝聲：「變！」一會兒上千上萬的飛鉞，紛紛的响，照着國師的頭上吊下來。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原來這個僧家，苦沒有甚麼本領。」禪師高叫道：「你且顧着你的光葫蘆頭哩！怎見得我沒有本領？」國師道：「你既是有些本領，怎麼只是這等一味單方？」禪師道：「你管他甚麼單方不單方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也還你一個單方，就是。」不慌不忙，把個紫金鉢盂，一下子掀上去，也是這等一變，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上萬的鉢盂，飛在半天之上，丁丁當當，一片的响。那禪師上千上萬的飛鉞，我國師上千上萬的鉢盂，一扇飛鉞，還他一個鉢盂，兩下裏上下翻騰，相對一個平住。二位元帥，看見說道：「國師妙用，若是差分些兒，怎麼當得那千萬個的飛鉞？」馬公公心裏想道：「雖然妙用，却不收服他。只和他比鬥，終不是個了日。」心裏急得慌，不覺

的高叫道：「國師老爺，你何不大顯神通，收了你的飛鉞罷！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有何難？」伸起個指頭兒一指，口裏說聲「來」。只見那上萬的鉢盂，歸做一千一千歸做一百一百歸做一十，一十歸做一個，還是好好的一個鉢盂，托在手裏。口裏又說聲「來」。只見那半空中，上上上萬的飛鉞，也聽我國師老爺的號令，一個一個一動一動，翻將下來，就像個昏鴉歸隊，宿鳥投林。一扇一扇兒，都掉到老爺的鉢盂裏面，繃穿索索，也不得這等齊綫。到了末後之時，也還只是一扇鏡鉞。馬公道：「好了。今番那妖和尚啄木鳥兒斷了嘴，也自甘休！」那曉得那和尚，儘有些套數。看見國師老爺，收了他的鏡鉞，連忙取出那一扇來，敲上一聲。敲上一聲，不至緊，鉢盂裏面這一扇，一聲响，早已飛將去了。原來兩扇飛鉞，一雄一雌。雄起雌落，雌起雄落，相呼廝喚，半步不離。故此這裏敲得响，那裏就來。却說飛鉞禪師，取了他的寶貝，他却又跳過江兒水，把扇雄鉞一掀掀起來。那扇雄鉞却不變化，只是狠要撈翻了人的頭。一會兒起在半天之上一會兒，竟照着老爺的頭上，掉將下來。老爺初意，只說他飛鉞掀起之時，還是怎麼變，不防他一竟下來，到也吃他一逼。措手不及，只得把個身子一抖，身上抖出千瓣蓮花，枝枝葉葉，挂天挂地。那扇飛鉞，盪了蓮花，只聽見叮叮一聲响，早已奔回了禪師。禪師其實的不肯忿輸，連忙的又掀起那扇雄鉞來。那扇雌鉞，駒駒的响一會兒，又是這等上上上萬的蜂擁而來。只見國師老爺，又把個千葉蓮花，抖一抖，抖得蓮花之上，明明白白，坐着一個千手觀音。一扇飛鉞，托在一隻手裏。有一萬個飛鉞，就有一萬隻手，托得定定兒。禪師看見這雌鉞，又不能成功，只得取出那扇雄鉞來，敲一下响，收回了這扇雌鉞。搬門了這許久工夫，不覺的天色昏沉，東方月上。各自收拾回去。國師回到船上來。馬公道：「老爺何不大大顯神通，拿住他罷！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彼此都是佛門中弟子，怎麼就好下手得他？」馬公道：「老爺既不肯下手，他怎麼得個結果？」國師道：「再寬容他兩日，自然心服。」馬公道：「他若是不心服，却待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到明日貧僧再處。」却說飛鉞禪師，回到飛龍寺裏，番王親自迎接，說道：「連日多勞，佛爺爺費心，寡人何德何能，何

以相報。飛鉞禪師看見番王酬謝，他越發羞慚無地，說道：「勞而無功，十分抱愧！」番王道：「欲速則不達，從容才是。」尊者道：「只多了那個僧家有些費嘴。」禪師道：「不怕他費嘴，管取明日成功。」番王道：「多謝佛爺爺，容日犬馬相報。」禪師道：「我明日另有一番神術，明日要取他的鉢盂來。」尊者道：「只怕他明日不拿出鉢盂來。」禪師道：「他是個有德有行的，不肯下手我，只要我已心悅誠服，他才住手。明日一定還是那個鉢盂來。」到了明日，一邊國師老爺，跟着一個徒弟雲谷，一邊一個飛鉞禪師，跟着一個徒弟尊者。禪師依舊還是那扇雌鉞，一變變上一萬箇空中囉囉呢呢。國師依舊也是那個鉢盂，也一變變上一萬上下翻騰，一個抵敵一個，兩下裏正在鬧吵之時，飛鉞禪師取出一個硃紅漆的藥葫蘆兒，去了削子，只見葫蘆裏面一道紫霧沖天，透出一個天上有，地下無的飛禽來，自歌自舞，就像個百鳥之王的樣子。一會兒滿空中有無萬的奇禽異鳥，一個個的朝着他飛舞一番，就像個人來朝拜一般的樣子。朝了一會，拜了一會，那百鳥之王把個嘴兒挑一挑，那些奇禽異鳥，一個個子翻身，把老爺的鉢盂，一個個兒啣了一個，有一萬個鉢盂，就有一萬個鳥兒啣着，啣着之時還不至緊，竟望飛鉞禪師而去。那個百鳥之王，自由自在，也在轉身，也在要去。國師叫聲雲谷，問道：「那個鳥王是甚麼樣子？」雲谷道：「到也眼生，着實生得有些古怪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有些古怪？」雲谷道：「雞冠燕啄，魚尾龍腩，鶴鵝鵝前，麟後，這等一個形狀，却不眼生。」國師道：「似此之時，原來是一個鳳凰，一個鳳凰却不是百鳥之王，故此有這些奇禽異鳥，前來朝拜。」雲谷道：「舜時來儀，文王時鳴於岐山，可就是他麼？」國師道：「正是他鳳凰靈鳥，見則天下大安寧。」有詩爲證：

鳳凰集南岳，徘徊孤竹根。此心存不厭，奮翅騰紫氛。豈不常辛苦，羞與雀同羣。何時常來儀，要須聖明君。雲谷道：「既是個靈鳥，怎麼又挑嘴兒，叫百鳥啣我的鉢盂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又是那僧家撮弄的法術哩！」雲谷道：「既是法術啣去了我們鉢盂，怎麼處他？」國師道：「你去取過向日的鳳凰蛋來。」雲谷道：「已經用過

去了。」國師道：「止用過一個。還有一個在那裏，你去取將來。」一會兒取過蛋來。國師拿在手裏，朝着日光兒，晃了一晃。只見那個百鳥之王，一個轉身，竟自飛進蛋壳兒裏面去了。這也是個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百鳥之王，既來投宿，又有那個鳥兒，敢往別處飛的？一個鳥兒，啣着一個鉢盂，都交還了國師。老爺老爺接過來，依舊只是一個紫金鉢盂。却說飛劍禪師，看見鳳凰之計不用，急得個光頭暴跳，雙眼血彪，叫聲道：「苦也！我豈可就奈你這個賊禿何麼？」一手叉取過一個黑漆漆的藥葫蘆兒來，拿在手裏，左念念，右念念，左咒右咒，磕了一個頭，捻了一會訣。今番當真是很哩！拿起葫蘆來，把個劊子打一磨，早已吐出一道青煙，騰空而起。

浮空覆雜影，合樹密花藤。乍如落霞發，頗類巫雲橫。映光飛百仞，從風散九層。欲持翡翠色，時出鯨魚燈。再把個劊子抽開來，早已一聲响，一陣黑風，掀天揭地而起。

蕭條起閣塞，搖颺下蓬瀛。拂林花亂影，響谷鳥分聲。披雲雜影散，汎水纖紋生。勞歌大風曲，威加四海清。風過處，早已飛出一個異樣的大鳥來，約有十丈之長，兩翅遮天。九個頭，一個身子。人的頭，鳥的身子。虎的毛，龍的爪。趁着那些風勢兒，一轂碌掉將下來，把老爺的圓帽一爪抓將去了。抓了去，老爺的圓帽，老爺頂上露出那一道金光，照天照地。金光裏面，現出一個佛爺爺。一手鉢盂，一手禪杖，辟爪就搶轉那個圓帽來。那神鳥也不敢爭，只是漫天飛舞，做出那一等兇惡之狀。老爺却叫聲雲谷，問道：「今番那神鳥是個甚麼樣子？」雲谷道：「那個異鳥，異樣的大約有十丈多長。人的頭，共有七個鳥的身子。只是一個虎的毛，龍的爪，兩翅遮天，好不利害也。」國師道：「似此之時，也還不算做利害。」雲谷道：「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國師道：「叫做個海刀。」雲谷道：「怎麼叫做海刀？」國師道：「因他是個惡種，入海刀龍，過山吃虎。故此就叫做個海刀。」雲谷道：「師公，也還拿出那個鳳凰蛋來，收伏他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那個惡種，豈可放得他到這個善窩裏來？」雲谷道：「他這等猖獗自恣，怎麼處他？」國師道：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」道猶未了，好個佛爺爺，有許多妙用。立地時刻，一道牒文，竟

到靈山會上，知會掌教釋迦老爺，借下大力王菩薩。釋迦老爺不敢違拗，即時差下大力王菩薩，前往燃燈佛爺聽調。大力王菩薩自從歸了釋門，並不會得半點空兒，施展他平日的手段，猛然聽見了燃燈佛爺取他有功，他就是個馮婦搥臂，下車來一心想吃老虎肉，你看他張開兩扇翅，九萬雲程一霎時，早已到了西洋大海之中，參見國師老爺。稟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何方使令？」國師道：「所有一個妖僧，賣弄一個海刀，在這裏揚威逞勢，你與我收伏他來。」大力王菩薩得了佛旨，乘風而起，你看他遮天遮地，一個大東西，也是鳥的頭，也是鳥的嘴，也是鳥的身子，也是鳥的毛片，也是鳥的翅，也是鳥的尾巴，只是一個大不過哩。雲谷道：「師公，這是個甚麼神祇？一時就變做這等一個大神鳥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原本是個大鵬金翅鳥，因他發下了誓願，要吃盡世上的衆生，故此佛爺收回他去，救拔衆生，收了他去，又怕他不服，却又封他一個官爵，叫做大力王菩薩。他在佛門中做神道，就叫做大力王菩薩。他離了佛門中到海上來，依舊是個大鵬金翅鳥。」雲谷道：「他怎麼就曉得師公在這裏，就來助陣？」國師道：「是我適才一道牒文，到靈山會上，借下他來。」雲谷道：「師公好妙用也！」道猶未了，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，遮天遮地，日月無光，雲山四塞。國師道：「大力王，你不可十分施展，恐怕四大部洲沉了做海。」怎麼四大部洲沉了做海，也只是形容他的大不過，有詩爲證：

騰雲駕霧過天西，玉爪金毛不染泥。萬里下來嫌地窄，九霄上去恨天低。聲雄每碎羣鴉胆，嘴快曾掀白鳥皮。豪氣三千食日月，凡禽敢與一羣棲。

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，遮天遮地。國師道：「你只可將就些罷！」大鵬金翅鳥應聲道：「曉得了。我自然將就哩！」口便說着，將就其實的老虎不吃人，日前壞了名，將將就就，飛下起來。那海刀先望着他，吊了魂了。那裏敢來擋陣。一時間躲閃不及，早已吃了一虧。怎麼喫了一虧，大鵬金翅鳥又大又兇，只一個海刀，雖說大大不過他，雖說很很不過他。一爪抓下去，皮不知道在那裏，肉不知道在那裏，骨頭不知道在那裏，頭不知道在那裏，尾巴

不知道在那裏。虧你說狠不狠。雲谷看見這個金翅鳥，有些神通，連忙叫道：「大力王，你可把那僧家，一下子結果了罷！」國師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，怎麼今日下得這等無情手來？大力王，你自回去罷。」佛爺爺旨意，不敢不遵。大鵬金翅鳥只得乘風而去，依舊到佛門中，做大力王菩薩。國師領了雲谷，也自回了船。二位元帥接着，再三伸謝。只有馬公公說道：「今日好個機會，只消那個金翅鳥一夥兒結果了那個僧家，豈不爲美？」國師又說道：「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，怎麼今日中間下得這等無情手也？」元帥道：「國師老爺承教得極，只是我和你來得日子久，前面還有許多的國，怎麼是好？幾時是了？」國師道：「說不得那個話。緊打慢行，前面只有許多路程，再寬容他幾日，他自然計窮力極，怕他不服降麼？」二位元帥看見國師老爺只是寬容他的主意，也不好強他。謝了國師，各自散了。二位元帥同坐在中軍帳上，再三等度，再不得個良策。坐到五更時候，王爺閉了眼，打個盹。神思昏昏，似夢非夢。只見帳下一個老者，俄冠博帶，一手一斤猪肉，一手一扇鐵鈸，漸漸的走近前來。王爺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老者道：「小神是本處城隍之神也。」王爺道：「手裏是甚麼東西？」老者道：「小神以此得罪元帥老爺，以此得功。」道猶未了，帳外一聲响。王爺睜開個眼來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王爺也不作聲，仔細猜詳一會，心上却就明白了。畢竟不知怎麼樣兒就明白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王尙書計收禪師

木骨國拜進降表

青綾衲衫暖襯甲，紅線線巾光繞脇；禿襟小袖鵬鴒盤，大力長劍龍蛇插。兩軍鼓噪屋瓦動，紅塵白羽紛相戛。將軍恩重此身輕，笑裏鋒芒如一指。書生只肯坐帷幄，談笑毫端弄生殺。叫呼繁鼓催上竿，猛士應憐小兒拙。試問黃河夜偷渡，掠面驚沙寒雲霧。何如大艦日高眠，一枕清風過蒼蠅。却說王爺得了一步猜詳了一會，心上却說明白了。怎麼心上就明白？王爺想道：「前日天師，請下關元帥來。」

關元帥責令城隍菩薩，把塊豬肉，塗了他飛鉞上的鬼嘴。故此飛鉞，飛不起來，變不過去。我今日明明夢見，是個城隍菩薩，手裏拿的是片豬肉。這却不是叫我，也把個韋醜魔他的飛鉞，却又說道：『小神以此得罪，元帥以此成功。』却不是明白告訴我了。這就是城隍有靈，我們該過這個西洋木骨都束國了。』心上雖這等明白，事却有些不同。城隍原是個神道，我們是個人，怎麼也過去塗得我的鬼嘴，却又沉思了一會，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。到了明日早上，飛鉞禪師又來門法。天師又要出去，國師又要出去。王爺道：『俱不敢勢出去。』天師道：『事到九分，九厘上，怎麼元帥阻人與頭。』王爺道：『做元帥的人，已不得一戰成功，威加萬國，豈可阻人的興頭。只是這個僧家，也有些本領。』天師道：『他那兩扇飛鉞，好不利害，不可說他只有這些本領。』王爺道：『橫來豎去，不過只是這兩扇飛鉞。連日間這等搬門苦無大益，反長了他的惡，不如冷他兩日。他只說我們怕他，他却志驕氣盈，不作準備。我們却請天師國師一同而去，再加幾員將官，內外夾攻，此必勝之策也。』衆人都不曉得王爺別有設施，只說是真話。王爺却本等說得有理，都說道：『悉憑王老先生尊裁。』就是『果真的南船上一連三日，不見動靜。』飛鉞禪師一連吵了四日，只是一個不理他，却說王爺辭了天師國師，獨自坐在帳上。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，着落四營大都督，四哨副都督，每營每哨各要草人兒一千二百五十個，四尺多高，一尺五大頭上，都要勇字扎巾，身上都要土黃罩甲，內衣外服，脚下鞋襪，限盡日五下鼓來交，仍不許洩漏軍情。違者即時處斬。又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，着落各游擊名下，要地羊一百隻，限次日五下鼓報完，仍不許洩漏軍情。違者即時處斬。四營四哨得了將令，連忙備辦馬草，紮做個人兒，塗着臉，藏起巾，穿着衣服，披了罩甲，加上鞋襪之類，不消半日工夫，已經肅肅齊齊的，只等到五下鼓交進中軍帳。王爺親自驗實，仍舊各人領回，約以令箭來取各游擊領了將令，要地羊一百隻。一時間那裏去尋雷游擊說道：『我有一個妙計，一日之間，可以全得。』馬游擊道：『是個甚麼妙計？』雷游擊道：『帶着夜不收，假扮做個地方上人，開一班羊肉店，高懸重價，不論山羊、眠羊、地羊，俱是

一兩一隻。自古道：『價高招遠客。』番子們圖我這一兩銀子，蜂擁而來，却不一日之間，可以全得。』馬游擊道：『好便好，只叫個懸羊頭吊狗肉，到底不高。』黃游擊道：『我也有個妙計，不消半日之間，這一百隻羊，可以全得。』馬游擊道：『你又是個甚麼妙計？』黃游擊道：『我有一個收魂訣，先捻過訣來，把那城裏城外的番子，害得他頭疼心疼，有病無醫，我却走將去，假降一個邪神，說道：『只是一陣地羊瘟，都要牽隻地羊還愿。』還一隻好一個，不却一日之間，可以全得這一百隻。』馬游擊道：『好便好，要個道場在那裏？』黃游擊道：『就在東門外霞寺吧。那包你就塞滿一寺。』馬游擊道：『好也不好？一寺狗，其餘皆苟，到底是個假降邪神不？』胡游擊道：『懸羊頭的又不好。一寺狗的又不好。這不是個作舍道旁三年不成。你把元帥的軍令，放在那裏？』馬游擊道：『我還有個妙計。』胡游擊道：『你是個甚麼妙計？』馬游擊道：『這是軍務事情，許你在這個地方上，驚擾慌亂。我們這幾個游擊，分一半到竹步國去，分一半到卜刺哇國去，多帶些人馬，多帶些弓箭，多帶些飛抓，都去遊山打獵一遭。不論獐鹿兔、鹿、犬、羊之類，一概撈翻他來。射獵是我們本分內事，番子就不起疑。却又把些野獸，一概收來，番子越加不覺。密而有成，我的妙計才是妙的。』胡游擊道：『此計是高，我們快去。』黃游擊道：『也不見得十分高。』馬游擊道：『怎麼不見得十分高？』黃游擊道：『你豈不開殺免死走狗烹之說？』馬游擊道：『到那一步，且自由他。只講今日的軍令。』胡游擊道：『且來聽甚麼？』明日要地羊交，我們快去，快去，不得一半。』好一夥游擊，一聲响，一半到竹步國，一半到卜刺哇國，不消半日工夫，得了一二百隻地羊，除了獐鹿兔，鹿，都還不在話下。到次日五更時候，都去中軍帳上報完。王爺又密傳一道將令，取過地羊的生血來，盡數注在酒罈裏面。明日五更時分，抬到崖上新營裏聽用。又過一日，一枝令箭取到那一萬個草人兒，齊齊的擺在崖上，另紮一個新營。四周圍重重密布，只有頂上不許遮蓋。元帥號令，誰敢不遵。依時依候，依令而行。王爺却請到天師出馬。天師也不解其意，帶了幾個道童，到了新營門口，看見上萬的官軍，排成陣勢，即忙來見天師，說道：『啓元』

帥得知，那僧家兩扇飛鏢，好不利害。這些官軍，只怕不是他的對手，反受其災！王爺故意的說道：『人多成王，怕他甚麼？我這裏一人賞他一甌酒，壯他的胆志一番。』即時傳令，取過酒來，每人每灌上一甌。王爺又傳下將令，都要滿飲。內中有不飲的，許澆在他的頭上。一會兒賞遍了酒。王爺回營，天師叫道：『你們衆人都要仔細。』道猶未了，飛鏢禪師帶了尊者，早已走出城門來。擡頭一望，看見有無萬的官軍，擺成陣勢，當頭騎馬的，又是天師。他心裏就狠起來，說道：『殺人先下手，遲了便遭殃！』一連把兩扇飛鏢，掀翻起來。那一扇雄鏢，竟奔天師，那一扇雌鏢，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上萬的飛鏢，竟奔那上萬的官軍。那扇雄鏢，舞了一會，不得天師到手，也番在官軍陣裏來。禪師心裏想道：『今番却切了那上萬的頭來，却是一場老大的功績。』那禪師得那些飛鏢，有一扇就砍番了一個頭，只是一扇扇的，吊在地上，再不起去。禪師沒奈何，連忙的念咒咒，也不靈。連忙的捻訣，訣也不靈。那些飛鏢，只是一個不起去。禪師不得這些飛鏢，就去討飯的，吊了碗。天師一匹青鬃馬，一口七星劍，劈頭劈腦砍得去，又且狠。禪師抵敵不住，只得抽身轉去，進了城門。天師也帶馬回轉來，坐在馬上，只看見那些官軍，直挺挺的站着，身也不動。心上老大的犯疑，却自走進營裏，面下馬一瞧，原來那些軍，那裏是個軍？外面都有些皮面，肚裏却是一個草包。再上上瞧那些飛鏢，那裏有半個影兒罷！天師心內想道：『今日的事，就有好些見鬼。分明一個軍，却不是個軍，是個草包。分明上萬的飛鏢，都不見個飛鏢，是個空。好笑，好笑！不免去見王爺問個端的。』剛剛走上中軍帳，只見塔下跪着精赤燃燃的兩個和尚，公案上一對鏡兒，却像那禪師的飛鏢樣子。王爺喜孜孜，近前迎接，說道：『多勞天師大駕。』天師道：『貧道今日懵然無知，敢勞王老先生見教。』二王爺道：『天師問那一椿事？』天師道：『那上陣官軍，怎麼都是草做的？』王爺道：『是學生一個拙計，束草爲軍，假以賞酒爲名，都淋上一碗狗血，魔污那些飛鏢。故此今日成功。』天師道：『這公案上，敢就是那上飛鏢麼？』王爺道：『是也。』即此飛鏢，受了魔污，却都飛不起來，現了本相。學生先差下了周參將，在一邊伺候。天師

正然追趕那僧家之時，這邊已自拾將回來了。故此放在公案上。」天師道：「那塔下跪着，是兩個甚麼僧家？」王爺道：「左邊就是飛鉞禪師，右邊就是陀羅尊者。」天師先前聽說道草軍，聽說道飛鉞，都還不至緊。及至聽說道塔下就是禪師，就是尊者，心上好一吃驚，想說道：「王爺終不然叫個鶴鵲，刁得他來。」越發不敢開口動問。王爺道：「天師，你老人家，你不要吃驚，是我學生，先前差下了王明黃鳳仙，坐在飛龍寺裏，料然他輪陣而歸。一個人只一條索，輕輕的牽將來，不會費絲毫之力。」天師道：「好王爺。」果然是。

今代麒麟閣，何人第一功。開府常朝傑，論兵邁古風。清海無傳箭，天山早掛弓。胡人愁逐北，苑馬又從東。

勛業青冥上，交情氣概中。

王爺道：「過承褒獎，愧何敢當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木骨都束國國王，同着竹步國國王，又同着卜刺哇國國王，三個番王，一齊在帳外投遞降書降表，進貢禮物。」元帥吩咐，把這兩個僧家，帶過一邊，叫三個番王進來見禮。三個番王，見了二位元帥，不勝戰慄之至，磕頭禮拜。元帥道：「請起來，不要行這個禮。」過了一會，三個番王辭色定了些。元帥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「我天兵西下，原來撫夷取寶，何爲撫夷？安撫你們夷邦，各沾我天朝王化。何爲取寶？我天朝原有一個傳國玉璽，陷在西洋，倘在你們那一國，取他回去。自此之外，別無事端。我先有個虎頭牌，傳示你們，你們怎敢違違，稽遲我的歲月。」三個番王，一齊陪禮。那兩個番王，說道：「非干小國之事，只因木骨國王。」木骨國王說道：「非干小國之事，只因那兩個僧家，再三勉強。」元帥道：「那兩個僧家，已自擒拿在這裏，罪有所歸，輕恕你們罷。只是如今以後，要曉得我天朝，如天之有日，豈可違背。」三個番王，又一齊的陪禮，說道：「自今以後，再不敢違背。」遞上一封降表，元帥分付中軍官收下。又遞上一封降書，元帥拆封讀之，書曰：

木骨都束國國王麻里思，同竹步國國王失里，卜刺哇國國王力是麻，同再拜，奉書於大明國欽差征

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，側開惟天有日，惟民有王。上下之分既明，事使之義斯定。遠人未服，王旅徂征；迎敵鼓行，靡待前茅之仆。擒因歸報，遂成獨柳之誅。華夷由此以知威，天地爲之而卷衽。某等三生有幸，寸朽不遺，是用稽顙以來，不敢蹈怒螳之故智。仰祈海納，俯鑒汗私，不任激切屏營之至。

書畢，又獻上進貢禮物。元帥分付內貯官收下。接過禮畢，三國共是一單單上計開：

玉佛一尊，色如截肪，照之皆見，勦力隸胎，如生佛然。玉圭一對，玉枕一對，貓睛石二對，祖母綠二對，馬哈獸一對，狀如麝獐，花福綠一對，狀如花驢，獅子二對，金錢豹一對，犀牛角十根，龍涎香十箱，金長二千金，銀錢五千金，俱有國王名號私記，香稻米五十擔，其稻最香，每顆長可二寸，香茶十品。

元帥看了禮單，說道：『多謝厚意！』即時取過冠帶袍笏之類，各回敬一套。三個番王拜受而去。一面紀功，王爺第一功，一面筵宴，大賞三軍。一面請過天師國師來，怎麼發落這兩個僧家。國師道：『看貧僧薄面，饒他兩個罷。』元帥道：『雖是饒他，也要說他知道。』國師道：『此言有理！』即時叫過那兩個僧家來，帶了圓帽，穿了袈衣，僧鞋僧襪，一切齊備。國師道：『你兩個人今日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元帥要依律處斬。我說你們都是我佛門中弟子，饒你們罷。』禪師道：『千載奇逢，得這等方便，感激不淺。』國師道：『你原是那裏人？』禪師又把個哄鬧爺的謊扯起來，說道：『實不相瞞，弟子是漢末三分時人在漢明帝的鎮國寺裏出家。』國師道：『既在中國出家，怎麼又在這個西洋地面修煉？』禪師道：『弟子爲因鎮國寺附近汜水關，關雲長辭曹歸漢，來到關上，把關官吏埋伏火燒之計，是弟子漏洩於雲長，以致關雲長斬關而去。弟子怕有後禍，衣鉢雲游，不覺的游到極樂國界上。齊雲山碧天洞，是弟子愛他清淨秀潔，故此住下在那裏。』國師道：『你從中國游到極樂國，你也游遍了好些名山。』禪師道：『三十六天洞，一一都游到。』國師道：『你不要吊謊。』禪師道：『怎麼敢吊謊？』國師道：『你既是不吊謊，數來我聽着。』禪師道：『佛爺爺請坐下，待弟子數來。第一是霍僊山，名爲霍林之天，在福州府。

長溪縣。第二是東嶽泰山。名爲靈玄太空之天。在兗州府泰安縣。第三是南嶽衡山。名爲朱陵太虛之天。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。等四。是西嶽華山。名爲太極總仙之天。在華州華陰縣。第五是北嶽恆山。名爲太乙總玄之天。在定州恆山縣。第六是中嶽嵩山。名爲上帝司真之天。在洛京王屋縣。第七是峨嵋山。名爲虛靈太妙之天。在嘉州峨嵋縣。第八是廬山。名爲仙靈詠之天。在江洲尋陽縣。第九是四明山。名爲赤水之天。在明州。第十是陽明山。名爲極玄之天。在會稽縣。第十一是太白山。名爲真德之天。在長安。第十二是西山。名爲天寶極真之天。在洪州南昌縣。第十三是小瀉山。名爲好生玄尚之天。在潭州醴陵縣。第十四是潛山。洞名爲潛真高誅之天。在潛山縣。第十五是鬼谷山。名爲太玄司真之天。在信州貴溪縣。第十六是武夷山。名爲昇真元化之天。在建寧府崇安縣。第十七是玉笥山。名爲太玄秀發極樂之天。在臨江新淦縣。第十八是華蓋山。名爲客成大主之天。在温州永嘉縣。第十九是蓋竹山。名爲長耀寶元之天。在台州黃巖縣。第二十是都嶠山。名爲玄寶之天。在容州普寧縣。第二十一是白石山。名爲瓊秀長真之天。在容州。第二十二是勾瀟山。名爲玉闕寶圭之天。在容州北流縣。第二十三是九嶷山。名爲朝真太虛之天。在道州延康縣。第二十四是洞陽山。名爲洞陽隱觀之天。在潭州長沙縣。第二十五是幕阜山。名爲洞真太玄之天。在鄂州平江縣。第二十六是大西山。名爲大西玄妙之天。在辰州。第二十七是金庭山。名爲金亭崇妙之天。在越州平郵縣。第二十八是麻姑山。名爲丹霞之天。在建昌府南城縣。第二十九是九仙都山。名爲玄都祈仙之天。在處州縉雲縣。第三十是青田山。名爲青田大鶴之天。在處州青田縣。第三十一是鍾山。名爲宋日太生之天。在昇州上元縣。第三十二是良常山。名爲良常方會之天。在潤州句容縣。第三十三是茅山。名爲華陽之天。在句容縣。第三十四是天目山。名爲太極玄蓋之天。在臨安府餘杭縣。第三十五是桃源山。名爲馬娘光妙之天。在鼎州武陵縣。第三十六是金華山。名爲金華洞元之天。在婺州金華縣。『國師道』。『原來你這行僧家。是個至誠的。果是遊遍名山。有些道行。』禪師道。『不但洞天福地。就是色界十八天。無色界十四

天。欲界六天。無欲界六天。弟子都也走過來。『國師道：『這是真的。』馬公公道：『難道是真。你既是走過來，也數一數兒，只常見教咱們一番。』禪師道：『弟子就數來。越衛天、濛天、和陽天、恭華天、宗飄天、皇笏堂、耀天、端靜天、恭夢天、極瑤天、元載天、孔昇天、皇岸天。這是色界十二元。極風天、孝芒天、翁重天、江由天、阮樂天、雲霄天、霄度天、元洞天、妙成天、禁上天、常融天、玉隆天、梵度天、寶弈天。這也是無色十四天。黃會天、王完天、何童天、平育天、文舉天、摩夷天。這是欲界六天。四天王、天、初利天、須餓摩天、兜率天、樂變化天。他化自在天。這是無欲界六天。佛爺爺在上，弟子饒舌了。可說得甚麼。』國師道：『句句說就是，再不消說。這如今你還到那裏去。』禪師道：『弟子還歸碧天洞裏去。』國師道：『你自去罷。』禪師道：『弟子還有一事稟告佛爺爺。弟子來時，是雙飛鉞，弟子去時，沒雙飛鉞，却就行不動了。望乞佛爺爺把飛鉞還與弟子去罷。』國師道：『這個使不得。你有這個飛鉞，久後必定爲非。』禪師道：『自今以後，再不敢爲非。』國師道：『再不消說。這個飛鉞，我自有用他之處。你都站開，待我出去。』國師連移幾步，出到船頭上，叫聲雲谷，拿過那兩扇飛鉞來。你看國師老爺，大顯神通，一手擎着鉢盂，一手接着飛鉞，照着鉢盂裏面，吹上一口氣，把個三昧真火，放將出來。即時間鉢盂裏面，火鏡騰騰，紅光閃閃，好老爺不愧不忙，却把扇飛鉞放下，火裏去。只聽得劃劃喇喇，如迅雷奮激之狀。响了一會，火枯了，飛鉞飛鉞，粘了火，漸漸的鎔成一家。老爺不愧不忙，又把扇飛鉞放下，火裏去。又是這等劃劃喇喇，像個雷公聲音。响了一會，火又粘着他，他又粘着火，漸漸的也鎔成一家。老爺却拿起個鉢盂來，搖兩搖，晃兩晃，那鉢盂裏面，就是九轉金丹，霞光萬丈，紫霧千條。老爺口裏念說道：『乾坤二象，相生相尅。』道猶未了，把個鉢盂裏面的金丹，照着船頭下瀉，瀉將下去。就像個健瓶瀉水，溜溜兒一線之長。只有許大的鉢盂，只是兩扇的飛鉞，能有多少銅鐵瀉來。瀉來瀉去，左瀉右瀉，瀉一個不了，瀉一個不休。大約之間，瀉了兩個多時辰。你說瀉出個甚麼來，瀉出像個繫馬轡兒，金晃晃的一根銅柱。瀉到臨了，老爺收起個鉢盂，連打三個問訊，叫上三聲：『阿彌陀佛。』那根銅柱，連長了